

世界小品文精華

著等納伯蕭·國英
編譯生浦林

店書立大



英國·蕭伯納等著
林浦生譯編

世界小品文精華

大立書店印行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書 名：世界小品文精華
- 原著者：英國・蕭伯納等著
- 譯編者：林浦生
- 發行者：大立書店
- 印行所：大立書店

三重市文化北路卅九巷二十號三樓

-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一日出版
- 定價新台幣二十二元
- 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登記登
為內版台業字第1512號



世界小品文精華

目次

浮士德的路	德國·R·洛克爾作	一
「第俄提瑪的啓示」抄	希臘·柏拉圖作	二〇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理想國	希臘·Pater Seraphicus作	一五
「情感」的斷片	法國·狄德羅作	三七
論美	美國·愛默生作	四〇
苦樂之間	日本·德富猪一郎作	四八
卡繆文抄	法國·A·卡繆作	四九
談高位	英國·培根作	五一
人生	英國·雪萊作	五二
名聲	德國·叔本華作	五七
論哲學就是學死	法國·蒙田作	五九
論教育	法國·蒙田作	七八
青年的不朽感	英國·郝茲列特作	九二
棋士論	中國·吳清源作	一〇〇
過去	比利時·梅德林作	一〇一



美的意義·····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	一一四
論說謊的人·····	法國·蒙田作·····	一一八
論辯才·····	法國·蒙田作·····	一二三
美腿與醜腿·····	美國·富蘭克林作·····	一二五
演員·····	英國·毛姆作·····	一二七
談野心·····	英國·培根作·····	一三〇
談「話」及其他·····	英國·培根作·····	一三二
讚美·····	英國·培根作·····	一三四
談養生·····	英國·培根作·····	一三五
日本文學的特質·····	日本·高須芳次郎作·····	一三六
愛與殘酷·····	日本·田中香涯作·····	一四二
論悲哀·····	法國·蒙田作·····	一六一
論閒逸·····	法國·蒙田作·····	一六五
談「意志」及其他·····	英國·貝洛克作·····	一六七
死亡論·····	英國·泰勒作·····	一七一
存在的片語·····	丹麥·祁克果作·····	一七五
ESSAY·····	日本·厨川白村作·····	一七七
婦女的天職·····	英國·戈斯作·····	一八三

浮士德的路

德國·R·洛克爾作

引子

天灰暗。平沙無垠。

一個光黑的雲母石大斯芬克司①躺在棕色細沙上，她的眼光定在陰暗的、無窮盡的遠方。

這眼光裏沒有恨，也沒有愛；她的眼睛是朦朧的，好像蒙上了一個深夢，她冷傲的、緊閉的嘴唇微露笑容，唇上帶着永久的沉默。

六條路通到斯芬克司的像前，這六條路從遙遠的地方來，引到同一個目的地。

每條路上都有一個飄流人在走着，他大步走向在天際隱約現露着的遙遠的世界，那種在空間上隔得極遠而在心靈上相距甚近的廣闊的世界。

羣山中間有一座城。牠那些古舊的樓閣被夕陽映成了金紅。蜿蜒交錯的街巷凌亂得像一所花園的曲徑，全被深鎖在厚的城牆內，牆上聳立着一些堅固的城樓。每道街，每條巷彷彿都隱藏着牠特殊的秘密，一

① 斯芬克司 (Sphinx)，希臘神話中獅身女面的怪獸，她坐在路旁岩石上拿謎語問過路人，不能解謎的人，都被她殺死。

個陌生的人要想了解它，是不會成功的。在那些陰暗的角落裏，在那些尖屋頂的老宅的陰影中存在着久已被人遺忘了的古昔的往事。

市場上古老的噴泉像往昔一樣地在柔聲低語。古寺院的巨影躺在寂靜的廣場上，這廣場在今天顯得十分荒涼。只有一個憔悴的老婦孤寂站在古噴泉旁邊，夢想着那些永不會再來的逝去的時日。

春天突然來臨，漫長的冬日的暴政一下就給終止了。燦爛的晴空和牧場、草地的新綠引誘人們走出到郊外來，歡樂的人羣在明媚溫暖的春光裏無拘束地跳盪、漫遊，他們久被麻木封鎖了的心得到解放了，春天的太陽使這麻木融化消散了。今天成羣的人，不論年幼老少，全走到露天裏來，抖去他們心靈上的塵垢，並且證明嚴冬的陰鬱單調並沒有損害他們絲毫。

現在已是傍晚，古老的鐘聲莊嚴地響澈了和暖的空氣，警告城裏人說，這是回家的時候了。快樂的人羣像水流似地穿過城門，他們帶了成束的鮮花和草木去，歡快的歌聲充滿空中。古老的街道擠滿了笑談着的人們，他們安閒地、喜洋洋地走回家去，最後街巷中、廣場上人影和語聲跟着逐漸加濃的夜色慢慢消失了。

落日的最後光線早已褪盡，柔和的春夜靜悄悄地罩在荒涼的街巷的上空，這些靜寂的街巷在月光裏奇異地閃爍着。

小窗中燈光漸次滅了。只有三兩人家的孤寂燈光點綴了靜夜。也許是一個病人正躺在那兒，同痛苦掙扎，再不然有一個垂死者正把他疲乏的靈魂託付給上帝。

深沉、莊嚴的和平籠罩在這些沉睡的房屋的上空，偶爾有古寺院的莊嚴的鐘聲和守夜人的輕快的號角

打破了這靜寂。

在這沉睡的古城的中心一個小丘上，聳立着一所年代久遠的堂皇建築物，牠比四周的房屋更奇特，更古老。在一間塔裏的屋子尖拱式的小窗前坐着一個白髮長髯的老人，他正呆呆地望着窗外，他的眼睛越過那些在淡白色月光中發綠光的古屋的尖頂凝望着遠方。

屋子正中有一張笨重的橡木桌，桌上凌亂地堆滿了書籍和文件。順着褪色的牆壁放了些長架，架上陳列着珍奇的標本和古怪的儀器。一盞精巧的油燈放射出微光，牠想照澈這屋子的幽暗角落，却沒有用。

老人帶着倦容把覆在前額的長髮往後一抹，沉思地喃喃自語：

「現在一切又像墳墓似地靜寂了，在沉睡者的頭上，仍舊拱立着那無限空間的穹窿，在那裏數百萬個世界繼續不停地沿着牠們的軌道轉動。但願他們的睡眠得到提神的效果，不被噩夢驚擾！誰能够做到這樣呢？只有那些始終注意着目前的一點點需要從不想建造通到永恆去的橋樑的人。願他們有福！造物主並沒有給他們一種過事強求的性格。要擾亂他們的平衡是很難的。因此他們居然能够免掉受一種欲求的煎熬，在有些人這折磨人的慾求正像一隻饑餓的蟲咬着牠們的心。」

「我覺得這慾求像一種慢性的毒藥留在我的血裏，這時候，深不可測的大自然正輾轉在『再生』的痛苦中，新的生命從無數的噴泉裏迸出，牠們的樣式永遠是新的。春天慢慢地過去了，夏天和秋天也漸次消逝，嚴寒的冬季又來把萬物都包在牠的屍衣裏面。於是那個老戲法又開始了。誰能够探知這種永久的成與逝的奧妙呢？在這裏面生與死是這麼奇怪地混在一起，而每個終局又正孕育着一個新的開端！」

「在那廣大的事實的循環中，死究竟是一個終局，或者只是一個開端，抑或同時是終局和開端呢？分

隔『過去』與『未來』的界限又在什麼地方？並且一切生物從那兒出來的那個縹緲無邊的造物主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我越是研究這個難解的謎，我越是覺得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對自己的天性感到了一種神秘的畏懼，我自己的天性在我眼前就跟無限空間本身的沉默無言的永恆一樣地深奧難解。

「我們從什麼地方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難道在我母親身體懷孕一個新的生命之前我就存在着嗎？難道在我這個生存的最後一星火花像火燼那樣地滅了以後我還繼續存在嗎？

「我們有着很多陰暗，神秘的東西，深藏在我們的靈魂裏，永遠不出現到表面上來給人看見。關於我們日常生活的瑣細掛慮和我們所極難得有的小小歡樂二者，我們所能彼此相告的也只是些表面的事情，它們影響我們的程度也不比那些無意識的機械動作高多少。然而那些沉睡在深處的東西並不想露面，它們睡在心底，在那兒不爲人知的原始力量默默地往復循環從不走出到光天化日之下來。

「在燃燒着的性的烈火的中間，顫抖的身體緊緊相偎着，兩個靈魂似乎溶化在激情的瘋狂的騷動裏，甚至在這個地方，也有一種神秘的東西，它靜靜地隱伏在感情的後面，所以總有一些話不會吐出，總有一些極深的慾念不會平息。甚至在愛情帶着陶醉酣睡的地方，也有一個帶威脅性的謎樣的東西，始終在思想的深處閃爍。誰知道呢？

「是的，要是我們真可以去參觀造物主在他的工場裏工作的情形，把一切事物的開端和終局看個明白，那麼我們或許也會知道在圍繞着我們腦筋的那道薄牆（許多隱密的思想都擁擠在它這個狹小的空間裏，且暗暗地藏在不會給人發見的地方）的另一邊躲藏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那時候生命的意義對我們便不再

是一本密封的書了。然而我們一切的探索又有什麼用！我們這些渺小的可憐人憑我們的思想不過緊緊抓住事情的表面，而且每逢我們以爲我們找着解答，得到領悟的時候，我們總是最愚昧、最不明白的。

「在這許多煩悶不安的夜晚，我坐在寂寞淒涼的屋子裏，我的貧弱的腦筋反覆地思索着會把我從永久的苦痛中拯救出來的那些包容世界的廣大思想——

「拯救嗎？仁慈的聖處女啊，您是純潔的，尊貴的，您這個住在天堂裏上帝聖座旁邊的女人！從您那神聖的身體中生出了基督，他把人們從罪孽中拯救出來。可是拯救我的救世主好像並沒有出世；因爲有一個救助者曾經熄滅過我胸中那股熱切的渴望的烈火。

「啊，要把人從他的各種小的罪孽中救拔出來倒還容易，可是要給他解除那些在深不可測的深淵上面盤旋的紛亂思想（那些不斷地在要求着理解的思想），却困難了！這個大的渴望，它一直在期待着一個啓示，並且在隱沈的痛苦中不自覺地咬蝕自己，它真有得到解救的時候嗎？

「追求我一切熱望的實現的念頭曾經像一顆明星似地在我的頭腦中縈繞過，可是隨着歲月的重荷的逐漸加重，它也越來越遠地逃到遠方去了，只剩下一些無用的殘屑。

「當我身體裏還充滿着青春的力量，而我還用清晰的目光正視生活的時候，我曾經夢想過那一個崇高的時刻，那時命運用來束縛我的結子都在我的手裏解開了。我的心帶着熱切的衝動抓住了人智所產生的一切，並且在古書中，在古昔的制度中尋求智慧的終極目的。可是每次那渴求看見它前面有了一道門，心靈在地平線上瞥見了它的終極目的時，事實上那却只是另一個開端，難理解的，就像一星在墳墓上空嘲弄地跳舞的鬼火。

「在歲月默默流轉的過程中我確定地知道了一樁事情：我們的全部知識並不幫助我們理解事物的終極的意義。我們好像盲人似地永遠在繞着圈子。我們向着一個遙遠的目標走去，但我們總是回到同一個老地方來。」

「在那包容一切的永恆的空間中有無數的世界在非常奇妙地旋轉運行，在這些世界裏面，除了我們居住的地球外，是不是別一個的上面也有人類的生物，他們也像地球上的人樣，在追求着理解，並且順從着那個熱狂的慾求，也會在地獄的痛苦和天堂的幸福的燒燬着自己？」

「我常常覺得我聽到從極遠的地方傳來的那些世界的無聲的節奏。它像一聲強大的弦音落進我的靈魂：我以爲我聽見了天體的和音，於是整個生存的就突然變成很明白的了。然而等到我動一隻手用文字去縛住我那內心的經驗時，這短暫的魔力立刻就像一個氣泡似地破散了；我身邊只有寂寞空虛。」

「然而那個靠我的心血養活的大的渴求，那個一直在追求理解的熱情的渴望，它從不離開我；雖然我始終在各種失望中間繞着圈子走不出來，它也從不離開我。甚至在今天墓門已經爲我這個『衰老』的身體開了一個縫隙，我那個大的渴求也不會靜止。並且這隱密的痛苦似乎變得更厲害了。爲什麼，啊，爲什麼呢？」

「我一直是極虔誠的！我永遠是一個傳播您的光榮的不偏不倚的使者！」

這時房中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發出來一陣快樂的哄笑，一個聲說：

「你這傻子！你這老傻子！你那老朽的肢體已經感到了死亡的冷冰冰的撫摸，然而你還不能夠制止你的瘋狂。難道你從沒有認清你自己最深的天性？你一生都在幻想你自己是個虔誠的人，可是你就從沒有虔

誠過。你知道真正的虔誠是什麼嗎？一個人的虔誠是從他的內在的衝動來的，他完全服從神的命令。他不計較，不隱諱，他更不致被那些狡猾地潛伏在心底、切望着實現的隱密慾望所煎熬。

「在你，虔誠只是一個達到特殊目標的工具。你讚頌你那造物主的光榮，忠實地遵守他賜給你的誠命，可是在你的內心却深藏着一個妄想：你以為將來有一天你會得到理解作為報酬，上帝會拉開你眼前的網幕，讓你明白他的工作的意義。」

「老頭兒，這是空的希望！你在讓一個永不能實現的夢愚弄你自己。你的眼光定在一個幻影上面，那幻影閃出千種顏色的燦爛的光，却只是欺騙地引誘你離開正路更深地走入沙漠中去。」

「你的上帝就像一個回教徒那樣地姑忌；他絕不會把知識賜給你。在他自己造出的生物面前發抖，他已經看到未來的某一天人會起來反抗他了。」

「因此他便蒙蔽着人的心，拿一個終極目標去跟人的渴望開玩笑，這目標是人達不到的，人越是想追上它，它越是退得遠。這樣，人好像古寓言中的那個生物，牠的熱切的眼睛總是看見前面懸垂着新鮮的菓子，可是牠的嘴唇始終挨不到它。幾千年來人一直是給縛在牽孩帶上，然而他從沒有注意到他給欺騙得多慘！」

「老頭兒，你走錯路了！倘使你想求得知識，你應當敲我的門——」
聲音停止了，房間裏響起來一陣輕微的衣裳的聲音。

老人用顫抖的聲音問道：「誰在跟我講話？」從一個角落裏發出來刺耳的尖聲：

「誰在跟你講話？人稱我為『黑暗之力』，因為我從天上偷了火給地之子們帶來光明。人曾經稱我做

「說謊的王子」，因為我第一個在他耳邊輕輕地說下真話。

「那個謙虛的詞兒『爲什麼』就是從我的心中想出來的。從前你的祖先們跨出了那道分隔人獸的門檻時，我就用這個詞兒去迎接過他們。這個詞兒鑽進了他們的愚鈍的腦筋，像一個重物似地沉落到他們心底去了。」

「無窮無盡的人羣在所謂罪孽的詛咒之下跪倒在塵埃裏禮拜上千位的神，一面損毀他們自己的身體，一面痛苦地呻吟。我親眼看見他們心靈的苦痛，我只問着一個詞兒：爲什麼？」

「那班做奴隸的人流血汗做牛馬建造了金字塔和衛城，這些偉大的建築物會把他們主人的名字留傳到無數的世代。我望着那班奴隸的瘋狂，我只問他們：『爲什麼？』」

「然而這個藏在他們心底的詞兒有時候也會突然發出亮紅的火焰。於是魔鬼依附在他們的聖殿中逃了出來，寶座也給丟在陰溝裏了，那些鑄造來作永久用的鏈子也斷了。然而這情形並沒有繼續多久。他們的血液裏還保存着對鞭子的愛好，他們的肩頭又在渴求着一個新軛了。」

「誰在跟你講話？我就是那個在天堂中出現在你母親面前的魔鬼，我求過她伸出手去摘智識樹上的菓子。我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過：上帝知道你吃掉那個菓子以後你的眼睛就會給扳開了，你就會跟神們一樣，知道善惡。」

「上帝把你的父母像狗似地從天堂裏趕了出來，又詛咒大地教牠不得養活他們，並且把他們交給奴役和死亡去支配，這並不是我的錯！」

聲音又靜止了。老人的疲乏的身體上起了一股戰慄，從他的嘴唇中發出來沉滯的聲音：

「撒旦，是你在跟我講話。你要把我引入魔道，騙我去受天罰嗎？你的論理的鋒利使我恐懼！然而我整個身心都在呼喚你。你不答應給我知識和理解嗎？我的舊創口開始在流血；我的又受着那些折磨人的問題的熬煎；那些我以為已經埋葬了的慾望又從我的靈魂的深處掙扎着出來了。它們像烈火似地燒着我，我的靈魂忍受着它們的那無數的苦刑。難道我的渴求得着滿足的時候終於到了嗎？」

「然而人說魔鬼是不可信賴的。他從沒有單是由於好意做過一件事。那麼請你明白地、坦白地告訴我：你做這件事情，期望着什麼報酬？」

從角落裏送出回答：

「很小，幾乎不值得提說。」

「只要你活着一天，你任何的願望都可以實現。不管你的幻想想出什麼，不管你的心想望什麼，我都不會使你失望。時間與空間，死亡與永恆都會顯得像水晶那樣地透明，每個謎的難解的結都解開了。你也了解整個存在的理由和一切事情的想得很周到的計劃。直到這時為止你的心都不能越過的最後的界線也會在的眼前消失了。連你那最小的一時的怪想也會是我的法律，要是什麼時候我對你失了信，那麼我們中間的關係就中斷了。」

「然而將來有一天你的最後的時刻來了，你的活力已與消耗淨盡，你的精神要準備長眠了：那以後的事就得由我來決定。你便無權過問了。」

古老的木板發出輕微的響聲，淡淡的影子在顫搖的燈光的四周幌動。天堂與地獄正在這倦怠的靈魂中追逐着互爭勝利。於是這老人的眼中射出來強烈的光，他用堅定的聲音說話：

「好吧：我要接受你的條件。要知道！要理解！就是一會兒也好！要看透事情的漩渦，要看見整個存在的根抵，這是我渴想了多年的了。我簡直不能夠相信：我想望了多年的時刻到了，它給我帶了拯救來。然而我始終認為那個爲了大多數人死去的救世主絕不能夠拯救我。」

「只要我的心渴求着理解而無法得到滿足，我的靈魂受着慾望的折磨的時候，我還管什麼死亡與復活，地獄，時間，和永恆呢！這種未滿足的衝動咬蝕我的心不是比地獄的痛苦還厲害嗎？所以我認為與其整日整年在閉着的門前徘徊始終不能夠看到謎底，還不如把這確實的痛苦永久擔在自己的肩上。」

「撒旦，我準備好了！只要能夠看到『無窮』的奧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獄的痛苦了！」

從屋子的陰暗處走出一個瘦長的人，帽子上插一支公鷄毛，身上穿一件紅色大氅，他大步走到燈光照亮的圈子裏來。他那蒼白的瘦削的面貌好像是用一柄鑿子刻出來似的，他的嘴唇邊流露出傲慢的嘲笑。他用尖聲說：

「好，老頭兒！你倒討我喜歡。不過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要來找我。那個圈子對你並不相宜。一個人心裏藏得有那麼深的奧妙，是不適宜於信奉上帝並且遵守上帝意旨的。」

「不過現在，你且起來，走出這些窄狹的牆壁吧！住在一所正在腐朽的房屋裏面，你的心也在霉爛了。要是你想了解生命的最深的意義，你得到各處去旅行，你不能把你的靈魂加上鍊鏢鎖在滿是塵土的窗後和發黃的羊皮紙書頁上面。外面在那一邊還有一個世界，那得世界在笑着，它會使你那不寧靜的精神得到它所渴望的和平。」

「然而在我們離開這間屋子（對你它可以說是一間拷問室）以前，你得改變你的外形。年齡是人必須負擔的最重的擔子。在一個衰老的身體中連心也變老了。真理剛剛在一個衰老的腦筋裏略為成形，它就已經開始在內部腐朽了；它還沒有出世，就受到蟲蝕和死亡的威脅了。」

「把這個粉拿去；放在水裏溶化，然後用水洗你的頭和四肢。你很快地就會感到牠的效力。」

老人照着吩咐做去，用不着藥洗他的枯萎的身體；他簡直不能相信在他身上突然發生的奇蹟。時光在他額上刻上的皺紋被魔力抹去了。白鬍子沒有了，剛纔還蓋滿他頭頂的白髮也消失了，還有那常常使他記着他的末日就要到來的衰老病也跟着消失了。

一個年青人站在窗前，長着滿頭的金髮，身體非常結實。他的眼裏露着年青的活力。青春像火似地流遍他的四肢，神秘的力量使他的神經強健。對於他現在整個世界都改變了；他覺得生命的脈搏在他的血管裏跳着。他的胸膛裏充滿了巨大的力量。

他的熱烈的眼光儘量吸收他四周的光輝；在他耳邊響着的每個聲音，都像少女的接吻似地使他的心顫動。

兩個人跨出了老屋的朽爛的門檻，沉重的門帶着響聲在他們的背後關上的時候，曙光開始在東方露面了。他們邁着輕快的步子急急走過那些尚在睡夢中的靜寂的街道，到了古老的城門前。年老的守門人帶着睡意給他打開一道窄門，放他們出去。

那城市現在是在他們的後面了，他們勇氣十足地大步走上一座小山，從山頂一望，遠近的景物都華麗地現在他們的眼前。年青人用陶醉的眼光望着下面的山谷，他那皺長同伴臉上却露出淡漠和厭煩的表

情。

樹林和田野沐浴在朝日的燦爛光輝裏。雲雀顫聲歌唱着，飛向天空，高聲地歡迎那大而發光日輪。圍籬邊和灌木叢中送出來快樂的鳥聲。蝴蝶棲息在帶露的花朵上，布穀鳥在附近樹叢中發出引誘的喚聲。一條小溪在山谷裏淙淙地流過，在那一邊躺着古城，罩上了一層薄霧：那是一個受了睡眠的魔力的世界。

自然界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在他眼前顯得如此可愛。他從沒有這麼強烈地感到他自身跟一切生物的和諧。多年來壓在他的靈魂上面的重物已經消失了，他的精神在澄藍的太空浮游，就像一隻船在平靜的湖上一樣。

這兩個飄游者閒適地從山的另一邊走下去，進了山谷，沿着蜿蜒流向遠方的小溪閒步，走到了一道小橋頭。

一個少女正閒適地站在對岸，她穿了一身細料子衣服，她的金絲髮間插着鮮花，她不過十七八歲的光景；她那對清澈的眼睛坦白地、天真地望着這兩個浪遊者。年青人貪婪地捉住那一對多情的眼裏射出的動人的目光，一種他從來不知道的感情溫柔地抓住了他那悸動的心。

這會是愛情嗎？他以前從沒有了解過愛情是什麼。在他看來愛情只是那班一生中沒有正當目標的壞人的小罪過。他以爲女人是無謂的快樂和罪孽的縮影，它把男人從義務與嚴肅思想的路上拉開，浪費他的力量，使他過着無目標的生活。

因爲這個緣故他便不許異性走近他的住處，免得邪惡的慾望擾亂他的生活圈子，剪掉他的靈魂的翅膀。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跨過他那間屋子的門檻，他在那屋子度過了他的大半生，陪伴他的只有那些騷動的思